

台湾第三大党的泡沫化模式研究

◎ 翁明源

摘要:在台湾地区开放“党禁”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其他数百个政党中,新党、亲民党、“台联党”、无党团结联盟以及“时代力量”都先后成为了台湾地区的“第三大党”。但是无一例外,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一种政党泡沫化的发展模式当中。从内部来看,是政党的柔性所难以避免的组织内斗和主张混乱的结构化困境;从外部看,是不利小党的选举制度和国、民两党的分化打压。“时代力量”的出现与该模式的前期阶段略有不同,但是因为无法打破内外因素的结构性制约,也必然走向泡沫化的结局。

关键词:台湾;政党泡沫化;第三大党;亲民党“时代力量”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562(2019)04-0103-08

自1987年台湾地区开放“党禁”以来,台湾的各类政党就如雨后春笋一般蜂涌而出。但是三十多年来,台湾地区前前后后出现过的数百个政党中却只有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政党得掌“大权”,进入过“立法院”的政党也不到十个。台湾地区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并未规定只能这两家执政,那为何却迟迟没有第三个政党可以打破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垄断?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即便不能赢得“总统大选”,却也没有政党可以长期雄踞“第三大党”的位置。从最早的新党,到后来的亲民党,“台联党”和无党团结联盟都曾先后作为“立法院”第三大党,但都在这样的辉煌之后迅速地泡沫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政党的泡沫化?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本文意

图回答的问题。

一、政党泡沫化的定义

泡沫最初只是一种物理想象。由于泡沫具有外表光鲜而内在空洞,以及无法真正壮大的两个特点,因此常常被用在其他领域形容具有类似特点的事物。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资产泡沫,指资产的价格偏离了基本面的情形^[1],即资产的价格远远高于资产本身的价值。而在政治学领域中,也有“泡沫政党”的名称。根据王猛的定义“‘泡沫政党’指一政党虽具有名称、领导人、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但政党实力和影响力相对弱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这里同样指那些外在结构形式完善而内在没有实力的政党。因此,政党泡沫化就是指那些由实力政党变成“泡

收稿日期: 2019-08-15

作者简介: 翁明源,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沫政党”的过程。

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衡量一个政党成为实力和影响力弱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泡沫政党”。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政党的主要活动方式即是参与选举，只有赢得选举，一个政党才可以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对社会施加影响。因此，选举的结果即可被视作一个政党实力和影响力的标志。台湾“解严”之后从村里长到“总统”的各个层面都先后实施了选举，选举制度和内容也几经变化：1993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任命，不再成为“民意代表”。1997年的“修宪”冻结了“台湾省议员”的选举，2005年的“任务型国大”之后，“国大代表”也退出历史舞台。自此，具有全台性质的能够衡量政党实力的就只剩下“立法委员”了。

从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以来，“染指”过“立法院”的政党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以外，只有9个。分别是新党、“建国党”、“全国民主非政党联盟”、“民主联盟”、“新国家连线”、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台湾吾党”、无党团结联盟、“时代力量”。其中当选次数和人数最多的都是亲民党，分别是5次87人次。次数和人数最少的是“建国党”、“新国家连线”和“台湾吾党”都只有一次和一人。根据台湾地区相关制度的规定，在“立法院”中主要以“党团”形式行使提案、质询和协商等权力，而至少要有三个席次一个政党才能组建“党团”，如果一个政党在“立法院”中无法组成“党团”的话则只能依附于其他政党，无法独立地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将组建“党团”的三人门槛作为一个政党是否成为“泡沫政党”的标准。

二、政党泡沫化的基本模式

在当选过“立法委员”的九个政党当中，只有新党、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和无党团结联盟当选超过3届且成功组建过“党团”，因此本文首先以这四个政党为例来探寻它们从产生到泡沫化的过程，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探寻台湾政

党泡沫化的原因。

（一）四个政党的泡沫化过程

四个政党中最早成立的是新党，1993年，原国民党党内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退出国民党成立新党。1994年与“中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进一步壮大，在1995年的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举斩获21席，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但是此后新党内部各种争斗不断，在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勉强保持11席。此后更是一蹶不振，在第五届、第六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只有一席当选。从此再没进入过“立法院”。

亲民党是四个政党中在“立法院”保持最久的政党，从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开始就从未缺席。2000年“总统”选举失败后，被国民党开除的宋楚瑜组建了亲民党，吸收了部分国民党和新党的议员和“立委”，使其在2001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46个席次，但是却依旧止不住泡沫化的趋势，第六届获得34个席位，在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则只有一个自己提名的“立委”当选。虽然目前仍然在“立法院”保有“党团”，但是沦为“第四大党”的亲民党早已没有了当年左右台湾政局的气势。

“台湾团结联盟”是四个当中唯一的“独派”政党。2001年，国民党中的本土派和民进党中的部分“台独派”共同组建了“台湾团结联盟”。并在当年的选举中获得了13席的成绩，在2004年虽有下滑但仍然保持在12席。但是进入2008年之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开始“清党”，使得其中多员大将主动或被动出走，直接导致了年末选举的全军覆没，此后虽然在2012年有所起色，也还是免不了在2016再次败北。

无党团结联盟是由多位“立委”直接筹组而成的一个典型的内生性政党，以此前的无党籍“立委”为主，主打中道力量。是一个从上而下发展的政党，先是在“立法院”筹组，而后再逐渐成立各地方党团开展基层选举。凭借之前无党籍参选的经验，他们都有比较厚实的群众基础，

但是也由于单打独斗的基因使得无党团结联盟在不分区“立委”选举中从来没有超过5%的门槛，后来随着特定人物的失败和退场而逐渐泡沫化，目前在“立法院”只有高金素梅一席。

（二）政党泡沫化的发展模式

通过对上述四个政党的观察发现，他们从产生到完成泡沫化的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如表所示，各政党表现最好的时候都是第一次参选的时候，而在第二次参选的时候都会出现普遍的下降，到了第三次参选的时候则会变成完全的“泡沫政党”。

表一 政党参选“立法委员”所获得的席次

政党	第一次参选	第二次参选	第三次参选
亲民党	46	34	1
新党	21	11	1
“台湾团结联盟”	13	12	0
无党团结联盟	6	3	2

总体来讲，四个政党都经历了一个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即政党泡沫化的过程。他们都先后成为过“立法院”的第三大党，也先后走向了泡沫化。相比于国、民两党在“立法院”长期拥有多数席次和其他数百个政党的“从未崛起”，探究这四个政党的这种政党泡沫化模式对于台湾政局中未来新势力的发展就显得更有意义。

三、政党泡沫化模式分析

从时间序列来看，四个政党都经历了一个“崛起—泡沫化开始—泡沫化完成”的固定过程，通过把各政党在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每个阶段存在的原因。

（一）崛起阶段

四个政党在成立之初都可谓一鸣惊人，尤其是新党和亲民党，在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都获得了数十个“立法院”的席位，成为了台湾政坛的关键角色。而“台湾团结联盟”和“无党团结联盟”尽管没有获得这么多的席次，但也一度成为了台湾的“第三大党”。几个政党在崛起之时的高光表现主要有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

其一，组织内部的团结。一个新组织的成立往往都是几个核心人物在达成某种一致的目标追

求之后才得以实现，这个时候的新组织往往不能带给成员集体性的利益，处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要想获得一定的成绩必须齐心协力。四个政党都是这样，既然成立了新组织，那就全力以赴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四个政党都极其团结。新党本就来自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团体“新国民党连线”，因在国民党内的受到排挤而退出国民党成立新党，为反对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而异常团结。与之相对，“台湾团结联盟”则是在李登辉的影响下成立，奉李登辉为精神领袖。亲民党则携带着2000年“总统”选举中遗憾惜败的气势而成立，“亲民党的主要力量为‘总统’大选期间宋楚瑜阵营的抬轿者及国民党内的‘出走精英分子’”^[3]。无党团结联盟以10位时选的“立法委员”为发起人，希望可以借此整合无政党倾向的选民力量。这一时期的几个政党都处于成立之初都意图大有作为的解读，同时也尚未收获胜选果实，不存在太大的利益冲突，因而也是其最团结的阶段。但是这种基于理想追求的团结却没能巩固下来，其后这种局面再未出现，这也为后来走向泡沫化埋下了隐患。

其二，区别于国、民两党的差异性主张。在选举政治当中，要想获得选民的支持，首先必须要有能够吸引选民的主张。而为了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这四个政党在成立之初都提出了不同于国、民两党的主张，使得选民眼前一亮。

新党一开始的旗号就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立志做小老百姓的代言人，通过支持统一反对“台独”，以求争取外省籍和青年人的支持。^[4]展现出与当时李登辉的“独台”和民进党的“台独”的鲜明区别，并积极与第三势力结盟。“新党成立后，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已转移至高中以下教育程度、家庭主妇、衰老残障、体力劳动者等为主，流失了部分高教育程度、低年龄、白领及军公教人员等，他们大部为新党所接受。”^[5]亲民党也提出要做一个“中道专业，理性优质的民主政党”^[6]，在两岸问题上更

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三阶段整合论”。“与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相比，外省籍、客家人及原住民认同亲民党的比例较高”^[3]。“台湾团结联盟”尽管是个“独派”政党，也尽力区别于民进党，以“台湾本土化”为标签，追求“台湾正名运动”。“该党成为岛内第一个在党名中明确冠上‘台湾’二字的政党”^[7]，不仅吸引了国民党中本土派的加入，也吸引了民进党中的极“独”分子的加入。无党团结联盟以原“无党籍立委”为主干，主打“中道力量”，以“跳脱蓝绿，只为人民”为宗旨，“希望能在蓝绿两极的社会中，将理念相同的无党人士团结在一起，共同发挥中道的力量，追求和谐、进步、均富的理想新社会。”^[8]

这样一种追求中间力量的主张使得它们能够迅速的吸引那些既不支持国民党又不支持民进党的中间选民。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台湾地区没有政党偏好的民众长期保持在40%以上^[9]，如果能够顺利吸引到这部分选民的支持，那么就能在台湾政坛占据重要位置。这几个政党在成立之初依靠差异化的理念在这一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其三，固有的民意基础。这四个政党都是以既有的“立法委员”为组织班底来成立的，因此在组党之后的第一次参与选举中依托于既有的“立法委员”，他们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其实是这些政党在初次选举中能够大有斩获的很重要的原因。新党第一次参选“立法委员”就有21人当选，而这其中有5位是前“立法委员”，3位前“国民大会代表”。亲民党第一次当选的46名“立法委员”中有15个前“立法委员”。“台湾团结联盟”第一次当选的13位“立法委员”中有3位前“立法委员”，3位前“国民大会代表”和1位前“市议员”。而无党团结联盟本来就是由10位时任“立法委员”召集成立的。

可见，这些政党都是基于一定的民意基础而成立，通过召集前“立法委员”共同组建政党一方面可以保证第一次参选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选举经验不会导致太差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利

用既有的这些“民意代表”来扩大新成立政党的知名度，能够迅速在群众中产生影响。

（二）泡沫化开始阶段

经历过第一次选举的高光之后，这些政党在第二次选举中都开始出现了泡沫化的趋势。在这一阶段中四个政党呈现出两种不同趋势，如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则只是出现了小幅的下滑，基本也都维持着原有的大部分的席次，而像新党和无党团结联盟则是出现了“腰斩”，“立委”席次下降过半。但各政党席次下降以及仍然保持着在“立法院”组建“党团”的资格则是几个政党共有的状态，这也源自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首先，各政党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员调整。随着第一次选举的胜利，政党的利益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存在利益就存在争夺，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各政党内部都出现了一定的内部争斗。最为明显的是新党，1997年，新党曝出了朱高正“家变事件”，而后又爆出郁慕明与李庆华不和，其后党内人物纷纷出走，朱高正被开除，周荃退党，李庆华和冯定国则加入了亲民党，新党形象一落千丈。亲民党在第二次选举之后也出现了退党潮，先前退出国民党加入新党，后退出新党加入亲民党的李庆华再次退出亲民党加入国民党；很多其他党员也为了个人利益退党加入其他政党参选公职。“台湾团结联盟”也出现了内斗，时任主席黄主文被指利用全党资源为其子辅选，同时因为选举策略错误而被迫辞职。

其次，政策主张的转变。为了因应局势的变化，各政党在这一阶段都对自己的主张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而事实上这种调整非但没能帮助其获得更多的选票，反而模糊了自己的政党形象，损害了选举结果。新党成立主张是“两岸和平谈判”，整体色彩偏向统一，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统派政党”^[10]，但是其后新党却又开始“反共”，还试图联合民进党。时任新党主席赵少康甚至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且新党也

愿意和民进党做朋友”^[11]。这样的前后不一使得新党的形象严重受损。亲民党同样如此，2004年“连宋配”以微弱差距输掉“大选”，亲民党本可以借着国亲合作的势头尽情收割深蓝选民，但是亲民党却瞻前顾后，去尝试与民进党的合作，宋楚瑜“公开表达了他不仅可以与国民党合作，而且也愿意与陈水扁合作，甚至不排除担任‘阁撰’的可能性”^[12]。使其蓝营选民大失所望，“特别是‘扁宋会’的举行并达成‘十点共识’，更在党内引发重大路线之争”。^[13]“台湾团结联盟”同样如此，“为避免在2004年‘立委’选举时走向泡沫化，“台湾团结联盟”中央已决定，未来将调整激进的‘台独’路线，以温和诉求向中间靠拢”^[3]。在同民进党的关系上也摇摆不定，党内“挺扁”与“倒扁”泾渭分明，导致党内的分裂和选举的受挫。

最后，受到国、民两党的分化。在第一次选举中各政党都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并没引起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重视。但是在第一次选举成为了“立法院第三大党”之后，国、民两党就不得不关注他们了。为此国、民两党都采用了几乎同样的策略，竭力拉拢这些政党，以求减少同自己的冲突。例如国民党就先后同新党、亲民党和无党团结联盟合作，共同推举候选人，甚至在部分选区还主动礼让。民进党的伎俩更加纯熟，不仅与其主张类似的“独”派政党“台湾团结联盟”进行合作，还积极谋求与新党、亲民党的合作，虽然最终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举动，却成功的引发了这些政党内部的冲突，破坏了这些政党既有的形象。达到了拉拢一派瓦解一派的目的。

（三）泡沫化完成阶段

面对泡沫化开始阶段的所出现的诸多困难，各政党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应对之道。不仅如此，各类问题还更加严重了。一方面内部分裂更加突出。选举表现的不佳，进一步加剧了党内人员的离开。另一方面，政治主张的再一次转向也弱化了政党的标签，减少了吸引力。在现实的台湾政坛中，很多机会主义者早先加入新党、亲民党本就是

想要借助新的平台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一旦这个平台出现困难他们就会果断地抛弃这个平台而另谋他处。与此同时党内的改革派和守成派也出现了发展方向的冲突，一部分人要求改革政党属性，加强组织纪律；而另一部分则坚持“祖训”，固守成规不愿改变。这又导致了更大的分裂。

在朱高正“家变”之后，新党内部就开始出现异动，2000年选举虽然提名了李敖，但是很多新党人士却去支持宋楚瑜；党主席评选的不透明进一步增加了普通党员的不满，柔性政党的设定也使其对党员毫无约束力；没有利益可得的新党自然无法吸引人才的加入。2007年“台湾团结联盟”内部也出现“路线之争”，一度与民进党“里应外合”的“台湾团结联盟”也决定与民进党“决裂”，使得廖本烟、何敏豪等人也纷纷出走。同时“民进党出于对接下来‘总统’大选考量，猛攻原属‘台联’党的‘深绿’选票……最终拒绝礼让‘盟友’”^[14]，导致“台湾团结联盟”在此次选举中大败。这一时期的亲民党也再次重回蓝营与国民党开展合作，共推候选人参与选举，亲民党“党团”宣告解散，亲民党至此彻底丧失了政党主体性。无党团结联盟的衰落略有不同，由于其是多个当选“立委”尤其是无党籍“立委”筹组而成，党内的个人色彩比较重，每个“立委”都具备相当的号召力，无党团结联盟的整体表现严重依赖于每一个“立委”，因此当这些个人“立委”出现问题，选举不利的时候，无党团结联盟也就难有好的表现。

（四）逆泡沫化的闪现

在现实的选举过程中，在第三次选举中成为“泡沫政党”的亲民党和“台联党”而后又出现了“立法委员”超过三席的情况。在2008年泡沫化之后，亲民党先后在2012和2016年的选举中保持三席的“立法院”席次，得以组建“党团”。但是这并不能认为亲民党摆脱了“泡沫化”的困境。在2012年，亲民党凭借原住民“立委”林正二而保持三席“立委”组建“党团”，但是在一年之后就因为林正二丧失“立委”资格而被

灭。2016年凭借高达6.52%的政党票当选三席“不分区立委”。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年，包括深蓝选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大失所望，而又不愿意投向“绿营”政党的“蓝营”选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亲民党。而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面对国民党的强势归来，亲民党就只在“县市议员”选举中获得0.88%的得票率。“台联党”同样在2012大有斩获，凭借8.96%的政党得票率成为“第三大党”。这主要是因为“台联党”更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台独”主张，在民进党为筹备大选向中间靠拢的情况下得到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大力支持。但是在2016年，宣扬“台独”的旗帜被“时代力量”夺去之后，“台联党”就不得不面对再次落败的结局。从这两个政党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党泡沫化之后因其本质上的实力空洞并无再次崛起的可能，只能凭借外部环境的机遇如昙花一样短暂地浮现。

四、政党泡沫化模式的原因

通过时间序列的回顾，可以看到四个党从崛起到泡沫化的全过程，这其中既有偶然的一些因素，比如朱高正“家变事件”对新党的影响，周锡玮“弃橘投蓝”对亲民党的影响等，但是更多的是众多偶然当中所蕴含的必然趋势。

（一）政党泡沫化的内部原因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到，政党的组织团结程度和政党的政策主张是影响政党崛起和衰落的重要原因。但不同政党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组织内斗和主张混乱。

1. 从组织团结程度来看出现内斗的必然性。

任何一个组织想要实现组织目标都需要组织的团结。而在这几个政党的崛起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团结，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政党并没有集体的利益可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初期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即便有分歧也是合作大于分歧。而经过第一次选举的胜利之后，政党有了可获得的利益，“主席”、“总召”就不仅仅是个名称，而是拥有了分配资源的权力，政党候选人也拥有了可能当选的政治利益，所以争斗不可避免。但是

党内的竞争也并非坏事，每个政党内部都会有竞争，如果党员都为了政党利益而努力修炼自身，通过自己对政党的贡献来获得党内的职位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这个政党也会比较有竞争力。然而对于这几个政党来讲，由于缺乏统一的信仰目标，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们追求个人利益往往多于政党的利益。这些政党成立之初常常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反而要依靠党员自己来扩大知名度。首次选举胜利之后政党获得了很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各个党员自己带来的，个人的影响力往往大于政党的影响力，因此党员之间的斗争常常得不到一个高于党员的集体（如“党中央”）的约束。以“台联党”为例，林劲就指出“该党以精英政党自许，以公职挂帅，公职人员自立山头、各自为战，加上发展空间难以拓展，只能对有限资源进行争夺。长此以往，这些内部矛盾可能演变为内讧，实力及社会基础势必随之削弱。”^[15] 这不像国民党或民进党，“党中央”拥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按照政党整体的利益来布局选举和分配资源，党员本身的影响力弱于政党。所以，政党内斗的根源在于政党资源的获取和分配对个人的依赖。而目前来看，以短期的选举利益为导向的台湾政党很难打破这种局面。

2. 从政策主张来看主张混乱的必然性。

一般来讲，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在选举政治中，即便只代表少数阶级，那也应该可以获得这一阶级的稳定的票源，即所谓的“基本盘”。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等都提出了不同于国、民两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其却反复变化，最终流于形式。吴春城认为“亲、台两党的新品牌，几乎都是空泛的、容易流于主观的价值，并且品牌的趋势朝向两极化与负面化发展”。^[16]

这与它们所面临的台湾政坛的结构困境有关。国民党和民进党占据着台湾岛内过半的民意，虽然有约40%的中间选民没有固定的政党倾向，但是这也是国、民两党极力争取的部分。这

使得亲民党、“台联党”要想给出独特的政策主张要么与国、民两党争夺他们还未占有的中间选民，要么去填补国、民两党往中间靠拢之后留下的极端路线。亲民党和无党团结联盟选择了前者，新党和“台联党”选择了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在资源人员影响力都不如国、民两党的情况下与之争夺那些本就没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中间选民自然极为艰难，因此亲民党此后又迅速转向了蓝营，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于后者，走极端路线虽然能够轻易的得到“急统”或“急独”选民的支持，但是囿于这部分选民所占比例的局限，则难以壮大。“极端路线由于形势所迫愈走愈远，以求维持一定声势和轰动效应，这也就更加速其走向衰微和泡沫化”^[15]。加上后来亲民党，“时代力量”也来争夺这一部分的选民，使得新党、“台联党”的处境更加艰难。

(二) 政党泡沫化的外部因素

除了自身的原因，台湾政党还面临着对小党极不友好的选举环境。一方面是选举制度对小党发展的限制，一方面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对这些新政党的打压和分化。

1. 不利小党的选举制度。

通过对台湾“立法院”历年席次的观察可以发现，自2008年第七届“立法委员”选举开始，除了“时代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小党可以获得超过3个席次的“立法委员”。其主要原因在于选举制度的改变。在2005年以前，台湾地区实行的是“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即“每个选区都有多个应选席位，但是每个选民却只有投一票的权利，最后由得票最多的前几人当选”^[17]。如果一个选区有十个名额，无论大党推出多少人选，小党只要成为前十就可以当选了。而且大党人数一旦推举太多也容易分散选票，毕竟每个人只能投一票。这一制度对小党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2005年的第七次“修宪”中，选举方式改为了“单一选区两票制”。即每次选举投两票，一个是本选区的候选人票，一个是政党票。前者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名额，采用相对多数制，

众多政党竞争这一个名额自然大党更占优势；后者是各政党进行票数对比，根据所获票数的比例分配席次，但是又设置了5%的门槛，即所获票数比例不足5%的政党无法获得“不分区立委”的名额，而那些常常只是经营一方的小党就很难在全岛的政党票排名中超过5%。这也成为小党是否能组建“立法院党团”的重要因素，因为一旦超过5%的门槛就可以至少拥有两个席次（34名不分区立委名额的5%）。同时本次“修宪”中“立委”席次的减半则进一步加剧了小党所面临的困境。也就从2008年开始台湾再也没有能够拥有数十个“立委”席位的第三个政党了。

2. 国、民两党的分化打压。

如前所述，当这些小党在选举当中获得一些成绩之后都遭到了国、民两党的分化和打压。其中亲民党的经历最为典型。对于国民党和亲民党而言，一方面两党基本主张一致，“两党的社会基础具有高度的重叠性，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亲民党和国民党之间具有一种零和竞争关系”^[18]。而另一方面二者又共同面对以民进党为首的“绿营”势力的挑战，如果不能团结合作的话就会像2000年“总统”选举那样被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而对于亲民党和民进党，本就理念不同，道不同本不相为谋，但是作为后来者的亲民党面对民进党的示好和拉拢却无法做到不闻不问。2005年，面对民进党抛出的可能让宋楚瑜作“阁揆”的风声以及对亲民党“海峡两岸和平促进法草案”的积极回应让亲民党以为“亲、民合作”真的可行，在亲民党的支持者纷纷失望之后却不料民进党就开始应付搪塞，不仅如此，还“暗中透过管道，希望‘台联党立法院党团’出面杯葛，予以封杀”、“对宋楚瑜在大陆行亦是攻击污蔑，指责其‘联共卖台’，出卖台湾人民利益”^[13]。

台湾的政治选举，当选席次都是固定的，各政党之间都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一个政党席次的增多必然意味着另一个政党席次的减少，政党之间在本质上没有合作的空间。所以作为小党来讲，与国、民两党中的一个合作固然可以在一定阶段获得

成功,保住“立委”席次,但是却不可能长期依赖于此,遑论发展壮大。因此就只能像泡沫一样勉强维持着光鲜的外表而无法过度膨胀。

五、“时代力量”与政党泡沫化

2016年新崛起的“时代力量”成为了台湾政坛新的第三大党。“时代力量”的崛起完全不同于前面四个党的路径,它既不是从国民党或民进党中脱离出来,也不是建立在既有“立法委员”的前提下,而是建立在收割2014年“太阳花学运”政治果实的基础上。一方面,抢占了“台联党”和“民进党”的深绿票源;另一方面,凭借着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获得了大批“首投族”的支持。

那它是否就能避免泡沫化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它崛起的方式不同,但是与前述四个政党所面临的台湾岛内的结构性环境是一样的。从内部看,首先在政策主张上,以“极独”为主张的“时代力量”面对台湾地区不到5%主张“极独”的民意基础很难有后继的动力;其次是随着党内成员个人利益诉求的提高而出现的路线之争和内斗,两人主席先后辞职,五个“立委”中的三个或退党或被开除,“立院党团”已然不保。从外部看,不利于小党的选举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当前竞争更加剧烈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必然不会容许“时代力量”的发展壮大。因此,张文生就认为“‘时代力量’很可能在民进党的执政过程中被逐步边缘化,抑或是在小党争斗和打击国民党中疲于奔命,最终失去活力,无法经受政治考验,难以避免泡沫化的政治命运。”^[19]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台湾政党的泡沫化既有发展过程中的模式化原因,也受到了内外环境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种类似魔咒的规律笼罩着台湾的政党,使得台湾地区所谓的“两党制”愈发的巩固。虽然现在“白色势力”、“无色觉醒”等第三势力似有崛起的迹象,但短期内还没有打破“政党泡沫化”的可能。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大选中,包括“时代力量”在内的曾经的第三大党们恐将难有作为。

参考文献:

- [1]王永钦 高鑫 袁志刚 等. 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 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研究, 2016, (5): 191-206.
- [2]王猛. 台湾新党、亲民党“泡沫化”现象探析[J]. 现代台湾研究, 2011, (4): 21-26.
- [3]曾润梅. 亲民党的发展现况述评[J]. 台湾研究, 2001, (2): 30-37.
- [4]新党. 新党宣言[EB/OL]. [2018-7-6]. www.np.org.tw.
- [5]张黎宏. 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发展导论[J]. 台湾研究集刊, 2002, (4): 1-13, 55.
- [6]亲民党. 亲民党政策纲领[EB/OL]. [2018-9-16]. www.pfp.org.tw.
- [7]严峻. 前景黯淡的“台联”党[J]. 瞭望新闻周刊, 2001, (37): 54-55.
- [8]无党团结联盟. 无党团结联盟简介[EB/OL]. [2018-9-16]. www.npsu.org.tw.
- [9]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台湾民众政党偏好趋势分布(1992年06月~2018年06月)[EB/OL]. [2018-9-6]. 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5.
- [10]廖雨辰等. 新党震荡[M]. 台湾: 希望出版公司, 1995: 6.
- [11]陈孔立. 新党的国家认同[J]. 台湾研究集刊, 1998, (3): 40-47.
- [12]陈培. 扑朔迷离的台湾政坛背后——看国、亲、民三党的相互关系[J]. 两岸关系, 2001, (11): 4-6.
- [13]杨泽军. 亲民党政治实力急剧滑落析因[J]. 台声, 2005, (7): 20-22.
- [14]燕子. 台湾团结联盟变迁与转型研究[D]. 厦门大学, 2008.
- [15]林劲. 民进党与台联党关系分析[J]. 台湾研究集刊, 2003, (1): 1-12.
- [16]吴春城. 台湾第二品牌政党的困境——第五、六届“立委”选举亲民党与“台联党”政党品牌之变化[J]. 台湾研究集刊, 2005, (3): 36-47.
- [17]刘国深等. 台湾政治概论[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153.
- [18]林劲、郭红斌. 当代台湾政党互动分析[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84.
- [19]张文生. 台湾“时代力量”党的政治主张与发展趋势[J]. 台湾研究集刊, 2017, (6): 1-7.

责任编辑:刘 强